

中國時報 / 1996/09/05

## ◎文／王亞玲田啓元盡情「燃燒青春」告別式宛如劇場之「祭

燃【告別式的報導】◎文／王亞玲 田啓元盡情「燃燒青春」告別式宛如劇場之「祭典」八月卅一日清晨六點半，天色灰濛濛的，仁愛醫院的太平間，在日光燈和死亡氣氛營造下，顯得慘白而死寂。頌經聲從樓梯間傳來，有點淒涼的迴音，毛毛（田啓元）的告別式，便是在這裡展開，因為台灣的殯儀館拒絕收他。他的告別式擠滿了上百位前往追悼的劇場人，有的是朋友，有的是師長，有的來自媒體，有的素未謀面，有的是工作夥伴，有些是仰慕他的才華，有些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人。不管如何，大家是哀傷的，甚至激動的，好似一場燃燒青春的祭典。

雖然田啓元的走，不能意味著台灣小劇場的運動，也隨之走向了盡頭，可是他和一臨界點劇象錄一所跨越的十年，也確實是小劇場起伏震盪最激烈的十年，它經歷了解嚴後的政治敏感，身體藝術的追尋，以及劇場美學的重新建立等，更重要的是他和一臨界點一始終在運轉，而且愈跑愈帶勁。愛好劇場的同輩夥伴，這十年也跟著一臨界點一同成長，一齊呼吸，不論是對田啓元創作的讚賞認同，或是對他論述的劇場理論嗤之以鼻，甚或以另一種劇場表演形式較勁，都看得出小劇場爲了不同的理想而一百花齊放。

江河匯流的最後終點便是大海，過程可能坎坷崎嶇，也有可能枯竭而死，但目的是一致的。當劇場同輩十年來付出青春、精力，爲劇場未來編織美麗的花朵，一旦面對創作源源不絕的田啓元的一聲撒手，一臨界點一可能戛然而止的命運時，劇場同儕不免情緒激動，就像戰鬥意志強烈的拳擊手，突然在上場時失去了對手。也像是同一跑道的自行車選手，突然翻車影響別的選手。

總之，那天告別式的氣氛是低潮的，與田啓元素未謀面，也無合作經驗的王榮裕（原優劇場），告別式時祇能對著田啓元的遺容泫然而泣；正在當兵請假出來的陳梅毛（台灣渥克劇團）則始終鐵青一張臉；河左岸劇場的黎煥雄，則冷靜地思索著下一個出路；李永萍（環墟負責人）悼念田啓元，就像悼念已經消逝的環墟劇場一般，他們都在觴逝一個曾經熱情的年代。

小劇場這十年來，雖然不斷有新血加入，可惜熱情有限，有些劇團如泡沫，在綻放一剎那的彩虹光澤後即消失；有的劇場朋友熱情三秒鐘，一下子轉行了。十年來能夠創作的，不後悔的，還真的是祇剩那些屈指可數的老將們，對小劇場有熱情有感情的，依舊是他們，而那些維繫他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，正是那股駛向大海的呼聲。

可是今年，小劇場正面臨轉圜的關口之時，陳梅毛當兵，閻鴻亞（密獵者劇場）巴黎遊學，楊長燕、魏瑛娟赴紐約讀書，田啓元揮別人間，一臨界點一未來可能解散等，卻讓台灣小劇場正好處在一個一空巢期一時刻，十年來共同攜手走過劇場震盪的同好們，不禁要問「劇場的新血在哪」？田啓元把他三分之一的生命，交給了劇場，其他的朋友也同樣用十年的青春，圓一場劇場青春夢。劇場真的是燃燒青春的祭典嗎？所以現在的年輕人是是否太功利，還是害怕了？我不禁心裡這麼盤問著。